劉氏鴻書

第九十四卷

錄異部一

祥徵

宋公善人　縞素攀髯

卷九十四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四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録異部乙

祥徵

黄帝將興有黄爵赤頭立於日傍帝曰黄者土精赤者火榮爵者賞也余將立大功乎 春秋異郵

禹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啓啓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禹行使太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黄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啞然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

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龍乃曳尾舍舟去 吳越春秋

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疾流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於舟燔以告天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 論衡

孔子夢三槐間豐沛市有赤飈起呼顏回子夏往觀之見赤蛇化爲黃金上有文曰卯金刀後高祖起豐沛 金樓子

漢元后在家嘗有白鸞啣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

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有文曰毋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録焉後爲皇后常并置璽笥中謂爲天璽也西京雜記

梁武帝時童謡云王氣在三餘乃於餘干餘姚餘杭爲厭勝之法時長興有餘干山餘覺水餘魚浦而陳武帝實生其處鉛槧

唐高宗將舉義師西入長安夜夢忽身死墜于床下爲羣蛆所食及覺甚惡之乃詣智滿禪師寄話之滿賀曰公得天下矣帝大驚曰何謂也滿曰人臣不敢直指天子故曰陛下死是數也墜床是下也蛆趨附也羣蛆共

所食者是億兆趨附至尊之象也甚吉貧道爲沙彌日嘗工易嘗爲公占之卦成得乾飛龍在天又是帝王之徵帝至霍邑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君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帝覺召太宗言之曰吾事濟矣太宗拜於前連呼萬歲者數四帝復大悅其後即位即命復營其寺賜額爲興義寺以太原帝舊宅產業並賜之永充常住今寺內圓夢堂及塑師像並在 洛中紀異

唐高宗時天下諸州進雌雞變爲雄者甚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則天正位之兆唐人目則天之世曰牝朝后

初稱周方具告天册文有吏人見大周字上有兩仙童長二三寸執刀剗削斯須視之失去周字人以知唐必復興山堂肆考

鄭絪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擲瓦礫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蟢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酉陽雜俎

唐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世之後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對曰臣據玄象

推筭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四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曰求而殺之何如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成復在宮內已是陛下眷屬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卽當復生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爲血讐卽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乃止 談賓錄

唐太宗未建義時常飲酒書臥劉文靜坐樓上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家人共見極驚駭太宗雖覺謂文靜云醉中濤

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意文靜視其體猶濕也寓簡

唐中宗爲天后廢於房州仰天而歎因拋一石於雲中心祝曰我爲帝此石卽不落遂爲樹枝閣之至今猶存又有人渡拾薪得一古鏡進之中宗照面其影中有人語曰卽作天子未浹旬踐居帝位獨異志

肅宗初爲皇太子天寶十三載觀安祿山有悖逆之狀恐危宗廟遂精神祈夢其夜夢故內侍普寂等二人舁一案覆以黃帕自天而下直至帝前素版丹書文字甚多旣寤所記者惟四句曰厥不云乎惟祺惟時上天所

保福祿不虧十五六載玄宗幸蜀留上在後宣諭百姓
賊追至渭壮便橋已斷水瀑漲無舟楫上號令水濵百
姓歸者三千餘人渭水可涉又遇潼關散卒誤以爲賊
與之戰士衆多傷乃收其餘衆壮上軍旣濟其後皆溺
上喜以爲天之佑時從上惟廣平建寧二王及四軍將
士纔二千人自奉天而壮夕次永壽百姓遮道獻牛酒
有白雲起西壮長數丈如樓閣之狀議者以爲天子之
氣自是紫雲擁帝所乘馬聚散不時至平凉郡路傍遇
一伏兎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
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上初發平凉有

彩雲浮空白鶴前引出軍之後有黃龍自上所憩屋騰空而去上行至豐寧南見黃河天塹之固欲整軍壮渡以保豐寧忽大風飛沙跬步之間不辨人物及廻軍趨靈武風沙頓止天地廓清於後彭原郡受冊太上皇下誥曰問者日抱戴赤雀白狼之瑞接武薦臻此皆黃帝聖敬之符孝友之感也冊府元龜

郭祖受命討守貞駐師河中城下逾年望氣者言守貞必破城下有三天子氣謂郭祖柴世宗太祖也守貞猶豫不決使術者視家人至子婦符氏術者大咤曰毋后相也守貞曰吾婦乃爾吾可知矣遂決旣嬰城無砲材

頗患之居一日河水自上浮木千百皆砲材也守臭大喜以爲受命之符其後既破郭祖以符氏納世宗是爲符后 畫墁錄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閈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見之問其能曰吾業雕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頸項右作雀左作榖粟馮以臍作甕甕中作雁數隻戒曰爾曹各于頸項自愛汝之雀啣榖汝之雁出甕乃亨顯之時一日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緉爇之將以作節馮得之滿搏醉歸臥門外其婦勃蹊曰節到也如何辦得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

甕裏飛出鴈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遂㘅
穀馮秉旄鴈自甕中累累而出世號郭威爲郭雀兒畫墁
錄
世宗在民間嘗與商頡跌販貨至江陵有卜者王處士
世宗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蓍躍出卓然立卜者大驚
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嘗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
蓍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
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五代
史補
顯仁后在邸地未知高宗即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

羅昔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令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喜甚即奏徽廟大喜復謂后曰瑞卜昭應異常可無慮 揮麈錄

常顥舉進士時貧窶甚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江報光成名絡繹而顥畧無音耗方擁爐愁嘆忽有鳴梟來集環牖繁上顥逐而復還謂僕曰我失意無所恨兼恐更罹灾患及禁鼓鳴榜至顥巳登第然則鵩止梟鳴果不祥乎 朝野僉載

○鄲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當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

雞亦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易其常處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向爐坐有一猫臥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爲人禍　續墨客揮犀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壞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爲吉兆岳飛討楊幺時幺歸洞庭出没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

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而子犯乃曰天賜也郤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詐爲吉兆以動衆若老嫗赤帝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鶴林玉露

元至正壬辰間江淮蘆荻多爲旗鎗人馬之狀節間折開有紅暈成天下太平四字 草木子

元至正君哀政亂劉福通徐真等以妖術聚衆紅巾爲號天下大亂有司莫敢誰何我 太祖尚潛草野禱諸石固神門元德既衰九土糜沸生民之塗炭極矣吾欲

倡義以拯衆與之否乎訣云英雄豪傑自天生也須步
步循規矩於是歸鄉里收殘民數百屯於滁陽忽有義
兵來歸者三千率練之明年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
路遇一術士上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與士曰願
書字覘之上即掣刀畫一字於地下士俯伏拜曰土上
一畫臣獨知為王也上六月斬紅巾諸盜又明年春圍
集慶路與元兵大戰三月而元兵解去夏五月堅守江
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上問之對曰臣故父當此
役今臣代父耳上曰善對乎曰然上曰七歲兒童當馬
驛兒即對云萬年天子坐龍廷上大喜蠲其役大賚天

縱之勇後三年集兵十萬又三年集精兵七十餘萬一戰而取荊襄再戰而取吳粵三戰而閩海悉從四戰而席卷全齊所過都邑勢如破竹不數十年奄有天下唯僞漢陳友諒未降上率三萬騎大戰於鄱陽湖敵人咸見空中數萬甲兵衣絳衣以輔戰幟上書蕭王二字大敗其師疑即漢酇侯也神龍讋鬼慄玄兎青海崑崙大漢交趾鑲耳之國罔不獻琛是歲戊申建元洪武即皇帝位說海

我明仁祖先家於泗後徙濠梁所居密邇　蘭若與其主僧交頗厚僧每欽服仁祖之純誠一夕望其舍火光

燭天爲之嗟惜曰朱公善人天忍殃之乎彌月而仁祖至僧咭之咨曰此夕婦生一男恐有觸汚故久不來践佛地初無囘祿之禍也男即高皇帝云庚巳編

弘治十七年蘇城專諸巷有百姓病死到地府見閻君披籍看之言汝筭未盡放令却囘其家宮室服用盡如人世但怪王及卒吏皆着縞素私問之人云陽間天子崩故爲戴孝耳百姓得活私爲所親說之越明年五月而至尊厭代○按高安尉辛公平元和末遇陰吏之迎駕者與之俱入寢殿見上升輿甲馬引從而去后數月乃有攀髯之泣今此百姓所見亦隔越半歲其事畧同

耳談

劉氏鴻書卷九十四終

第九十五卷

錄異部 二

卷九十五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五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大史湯賓尹　刪正

録異部二

變兆

月犯少微戴逵以巳當之憂愁不食而謝敷死熒惑入斗梁武以巳當之跣足下殿而魏主奔五星聚箕齊桓以覇而祿山以亡星孛大角始皇以帝而項羽以敗虹下庭際帝皐拜相而楊勇幽亡故知天道遠人道邇子產之言不虛也 文海披沙

桀時泰山山走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泰山石遠望若人泣者是也武王謂周公曰桀爲不道走山泣石（述異記）

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公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彊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於始皇果呂不韋子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文獻通考）

秦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始皇因大發兵擊胡而後來亡秦者乃是胡亥王莽時國師公劉秀名應圖讖爲莽所殺而後來恢復者乃是光武魏拓跋珪因神巫言欲滅清河一郡而後來殺珪者乃是珪子清河王愛妾名萬人隋以李氏當應圖讖族誅李金才而後來代隋者乃是李淵父子唐以女主武王之讖誅武衛將軍李君羨而後來篡唐者乃是才人武氏數事者天何嘗不露先幾而人卒無從測摸故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甚矣造物者之巧也 白拂齋

王莽始建國二年甄豐子尋坐僞作符命誅黨與亦者

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一六六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是歲池陽縣有小人僬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萬物大小多相稱稱車馬及物皆稱人之形三日死

漢武帝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甘泉故館更以餘雞配之得種類而不能鳴諫者云牝雞無晨惟家之索今乃反顧長安哀鳴故有謠言曰三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繼當有九虎爭爲帝至王莽之篡將軍有九虎之號集異志

孝靈皇帝董卓專權紹術召難乘輿播越生民塗炭蟋

蜴雖除而虎狼入室矣河内婦人食其夫河南丈夫食其婦梁州人生子兩頭京師馬生人名山藏

王莽其先祖墓梓柱生枝葉上出屋下根乖地中莽蜂目蛇口豺聲頭禿用包巾始謝囂奏浚井得丹書云安漢公莽爲皇帝莽有長人巨無霸身長一丈腰大十圍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能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以助威名山藏

惠帝大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牛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

年張昌反先畧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傳曰牛能言如其言占爲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文獻通考

梁開平二年使李思安攻潞州營于壺關伐木爲柵破一大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群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爲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於傍則丙字也移四字則外圍以十

貫之郎中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幷州如鴻言 稽神錄

隋大業元年鴈門百姓間犬多去其主羣聚於野形頗變如狼而噉噬行人數年而止五行傳曰犬守禦者也而今去其主臣下不附之象形變如狼狼色白爲主兵之應也其後帝窮兵黷武勞役不息天戒若曰無爲勞役守禦之臣將叛而爲害帝不寤遂起長城之役續有西域遼東之舉天下怨叛及江都之變並宿衛之臣也 文獻通考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至大觀

間漸晝見致和以來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裂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電金睛行動硜硜有語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爲人形亦或爲驢晝夜出無時遇冬則罕見多在掖廷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至是浸少特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後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持鎗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正史今編

白浦民割猪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云煙蒼

蒼明年無糧次年巢冠起州郡多荒 篆異錄

宋度宗時京師地産白毛如銀絲如馬尾或因地震而生明年帝崩後二年國亡 怪誌

徽宗皇帝撰靈寳黄籙道場科儀頒天下自號道君皇帝宣和殿地陷聖祖像有淚常有哭聲廟碑出血京師大雨七日水高十餘丈男子孕而誕子婦人年四十餘生鬚長六七寸疎秀甚美詔度爲女道士俶升御榻坐 名山藏

淳熙五年八月淮東通泰楚高郵黑鼠食禾田無遺穗淮民大饑時江陵府十五里外群鼠以千萬計蔽塞道

逵其色黑白青黃相雜與人並行爲車駕所踐死者不可勝計凡三月乃息　文獻通考

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群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爲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謠俗號曰鐵雨　楮記室

元至正庚寅年間叅議賈魯以當承平時無所垂名欲立事功於世首勸脫脫開河北水田又勸造至正交鈔及決河南又勸追尋禹故道開使北流身專其任瀕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食錢官吏不能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陰鑿石人止開一眼

鐫其背曰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預當開河道埋之掘者得之遂相爲驚詫而謀亂山童詐稱宋徽宗九世孫僞詔畧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貧極江南富誇塞北盡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託此說以動搖天下當時貧者從亂如歸朝廷發師誅之雖即擒獲而亂階成矣有無名子爲詩曰丞相造假鈔舍人做强盜賈魯要開河攪得天下鬧　堯山堂外紀

至正十五年七月檇李城東馬橋上白龍掛烈風怪雨闇黑如深夜壞民居百餘所大木盡拔水自半空墮下悉折爲二雜以萬瓦亂飛溪水直立人皆叫號奔走不

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址望大湖而去有聲如萬屋齊壓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開霽不一年爲戰鬬之地凡龍所過處荆棘寒煙視昔日之繁華頓如一夢十七年六月溫州有龍鬬於樂清江中颶風大作所至有光如毬死者萬餘人八月祥符縣西北有青白二龍見若相鬬之勢良久不散二十三年廣西貴州江中有物登岸蛇首四足青色長四尺許軍民聚觀殺之二十四年六月保德州有黃龍見咸寧井中二十七年皇太子寢殿新甃井成有龍自井出光焰爍人宮人震慴皆仆地又宮墻外長慶寺所掌成宗斡兒朶內

大槐樹有龍纏繞其上良久飛去樹皮皆剝七月益都臨朐縣有龍見龍山巨石重千斤者浮空而起二十八年十月大同路懷仁縣河岸崩有蛇大小相綰結可載數車文獻通考

元至正乙未年中江淮間群鼠擁集如山尾尾相啣度江過江東來湖廣群鼠數十萬度洞庭湖望四川而去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羸弱者走不及多道斃元事始末

元江平路當午天大雷雨有一富家正廳安置匡床胡椅圓爐臺卓廳旁一室封鎖如故雷震壁破一孔如盞

大其狀爐椅卓皆從此孔入堆疊滿室人皆不解其異次年張九四陷城據有東南五州之地享其富貴十餘年蓋小能容巨賤能居貴之象也 草木子

明天順朝黑眚見相傳若有物如貍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侵人面或嚙人手足未幾立太監西廠命汪直使偵外事文武大臣多被僇辱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倏忽不測人以爲黑眚之應也 震澤長語

明弘治間陝西慶陽府天雨石子大如鵝卵小如雞頭皆作人言春秋水鬭於穀洛亦已罕矣正德間直隸文安縣水忽然僵立高可五丈大亦如之 閑燕常談

我明自王振擅權天象災異疊見振狼恣愈甚且諱言之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地動白毛徧生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吽三日移數里又黃河改流東注於海淹沒人家千餘又振宅新起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亦一時被焚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乘機大舉犯關矣天順日錄

弘治辛酉十月七日三鼓殘熟睡間初覺牀几箱篋颯颯有聲後復大震人則數起數仆亦有稱盜而悞傷者

孔多既久始知其為地震也又云成化乙未夏四月地震無若是甚㝡後劉賊猖熾天下騷擾其大半繼以疫癘饑荒數年方寧說海

又陝西西安延安慶陽潼關等處地震有聲朝城縣地震尤甚聲響如雷震倒官民房屋五千餘間壓死男婦一百七十自朔至望震尚未息不時動搖縣東安昌八里徧地竅眼湧水有震開裂縫長一二丈或四五丈者湧出溢流如河通紀續

寧德陳騮山褒初舉孝廉赴南宮試道過德州有怪猴專憑村婦為言人未來事無弗驗陳聞而造焉方入門怪即喜曰寧德陳騮山來也因語婦家陳君遠道相從

無以爲供可速取楓亭荔支來須臾而荔支至食之不異閩產時蓋十二月也臨行謂曰公明春登第仕至江西巡按赴任之日幸取道過我有小事欲相煩耳及𨵦指命下陳復徃訪之恠曰某雖妖邪然能預知禍福使人識趨避未必非有利於世者但居此中久山神土主湼湼相侵吾甚患之若得張真人玉印一道可保無虞矣遂出白綾帕一方陳曰此固不難吾當力任及至府中真人一見謂曰使君正人何爲妖氣甚盛若此陳曰某所以來者老毋晚年暮夜輙生驚恐欲求玉印以驅邪耳所云妖氣得無拒人已甚乎因出帕于袖中真人

持帕笑曰使君幸無相譏此豈大夫人物邪廼千歲老猴皮耳此畜神通廣大得吾玉印即上帝亦無如之何吾將治之陳廼以寔告因爲之祈免再三真人曰使君第坐不久當來矣頃之晃一老猴自縛於墀下大呼曰騙山人局我呼未竟忽霹靂一聲遂震死焉　闕海異聞

萬曆庚子夏四月二十三日淄川縣大風雨雹城堞劇落二百餘丈磚石皆在城上無漂搖城下者城隍廟樹六七圍者二十餘株盡拔折東壁有榦木丈餘擊一飛甓若累丸不墜城中坊石傾頹殆盡人壓死無算巨石鐵檻碎如虀粉獨高氏坊下萊傭聞風中人語甚急曰

不可動不可動兩坊夾持左右俱衝毀此坊居中獨存坊柱先日開裂次日復合官民廬舍發揚一空有王氏屋三間自西院移置東院門窗戶牖衣服筆記宛然如初南街國氏巷屋脊上有卓一張平欵上面餚殺布列盃中酒滿不溢物色之乃近地人家筵客物也客因風尚在某家未去街民某家有十二甕飄去不知所之次日行人從黄姑庵得其二中盛米蔬如故無顛破文學某生有紅紗一疋緘束筒内上有封識手號飄至空中儼然某生紗也而匳筒未[illegible]如昨離城十餘里高梁二庄屋盡毀風後見樹上[illegible]一盆觸而墜地不破盆幽

咽如啼聲踰刻乃止離城十五里有土地祠祠前有古樹不知幾百年霹去半身剩一枯枝上有鷹巢未毀并雛鷹四是日悉飛去樵者晨起入山望見滿山長人伏石下熟視良久風動則着帽披衣者皆樹也城中人衣履吹去者多自此間得是日先大雨雹如馬蹄如杵婦男爭戴笠取視俄而晦冥天地不辨屋瓦上如車輪聲行人傍巖曲望見雲中巨人手指一節丈餘往來忙擾上下身首俱不見或見雲初起處有人捧長牒展兩足踏兩獸背上坐兩小兒持鞭疾擊獸獸搖拽不前良久既而入城爲風或見紅綠衣人持短兵格鬬或見長繩

千尺翻轉絡繹傳語畧同實古今未有之變也 居東集

劉氏鴻書卷九十五 終

錄異部二

人異

卷九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錄異部　三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異

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圓如長朱衣玄冠乘軺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爲虫象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虫 神異經

有大耳國其人寢常以一耳爲席一耳爲衾 山海經

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巒穴故岫㝅敢名焉釋轂就穴直上可百餘仞石路透迤劣通單步僵尸倚窟枯

骨尚全唯無膚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兒童時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 水經註

太昊伏羲氏之母曰神母居於華胥之神洲履巨人跡意有所動青虹繞之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伏羲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人曰歲星下臨以歲十二年一周天也 拾遺記

炎帝神農氏出少典國君之後母曰安登生帝於姜水三辰能言五日能行七朝而齒具 野史

昔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毋明視而見之

白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長有賢德殷以爲尹曰伊尹 水經註

顓頊裔孫陸終娶隤氏孕之三年一產六子曰樊曰惠連曰籛曰萊曰安曰季連○北魏延興間忻州婦人四產十六男或三男一女或三女一男皆陰氣盛母道壯也 事物紺珠

伊尹無父生於空桑中禹妻化爲石後剖腹而生啓老君耳長七寸在母腹中八十一年剖左脇而生及生髮髮皓白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劉邕好食人瘡痂文王

四乳皐陶烏喙堯眉八彩湯臂四肘禹耳三漏離婁察見秋毫於十里之外衛臣弘演開胸納懿公之肝周穆貴爲天子車轍馬迹遍於天下凡遊行一億一萬里獨異志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名樊已姓封於衛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周時爲胡國楚滅之三曰彭祖名翦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四曰會人妘姓封於鄭五曰安曹姓封於邾六曰季連芊姓其後爲楚昆吾氏爲夏伯湯伐桀滅之彭祖氏爲商伯商

之末世始亡筆叢

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上因娠歎曰無夫而娠人將棄我移居東方里五月旦生朔因爲氏名朔三日而母死一說朔父張夷字少平洞冥記

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獵於水側得棄卵㘅以來歸獨母以爲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地理志

牢山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

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九子驚走一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祂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及諸長兄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孳育皆畫身像龍文皆著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水經註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同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將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囂曰良以卯日生囂以巳日生良則以囂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囂亦當爲弟背

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皆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國憲家猷

晉永嘉中有韓媼者偶拾巨卵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橛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橛因變爲蛇令媼舉灰誌後曰遞灰築城可立就果然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忽有泉湧出城池集異錄

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州島上爲人短小面體盡有毛如猪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

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大荒經云毛氏食黍者是也 山海經

梁簡文之生誌公謂武帝此子與宼家同年生其年侯景生於鴈門亂梁誅蕭氏略盡 朝野僉載

四月八日謝太后壽崇節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令黃蜺致語中一聯云神毋聖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 三朝野史

唐李筌爲鄧州刺史嘗夜占星宿而坐見東南有異氣

明晨詢之有牧羊胡婦生子筌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曰不可此胡雛他日必於國爲盜古亦有之設殺假恐生真矣乃祿山生于漁陽也　雲溪友議

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斂有一朱衣人來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尤甚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家人子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尸共臥床上長短形狀姿貌鬚髯衣服一無差異聚族不能識遂同棺葬之　獨異志

會稽李彭山先生守長沙日有兄弟開田掘土獲一缸竈置鍋水即沸可炊爨不用柴炭二人爭送府視其內

有一小道士篆丙丁二字於背又有諸葛行軍䨓幾字想即木牛流馬之意云貯府庫尚存 筆談

鄭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迹紙筆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為多 南唐書

嘉祐中崑山縣上海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可曉試令書字亦不可讀行相綴如鴈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

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濃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的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的次年漸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食罷以手捧首而驟意若懽感正彥使人爲其治桅桅舊植船木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驟 夢溪筆談

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所親郡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村徑二三里入一村舍少憩見主家夫婦舂穀問其姓氏曰姓潘

婦淪茗以進聞旁舍窸窣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履運手快疾刁大驚愕扣潘生生曰此吾父潘翁也宣和庚子歲乃遭幫源方賊之亂斬首死其偶逃外得脫還訪尸於積骸中尚可辨認舁以歸手足猶能動肌體皆溫不忍斂殯唯造小函寘首埋於屋後而用藥傳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刁亟反儆邸神志恍然不寧者累日後每思之毛髮輙洒洒也夷堅志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

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圖淳熙間江湖
茶商相挻爲盜推荆南茶駔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
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爲羣
凶不聽以刀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
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糍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
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
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既謁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
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
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
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

也鶴林玉露

咸平間議改元中書上三號上曰朕不欲過取美名惟景德之號可議未决因以三號納器中以决疑復得景得字真宗紀　仁宗改元天聖時章獻臨朝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謂天聖者以尊太后也至十年改明道又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之義同○又熙寧末神宗改元近臣擬美成豐亨進上指美成曰犬羊帶戈不可指亨字曰爲子不成可去亨而加元遂以元豐紀年塵史

彙宗可元末避地淮楊時寇至積屍滿野彙宗可晝伏夜行至前途度不能行則臥地雜衆尸中至夜分明月

下遙見一人來燭籠前導近而視之一道士一童子執燭偕至屍傍道士以燭燭羣屍凡婦人老翁幼稚羸尪殘廢者但手提而擲之輕如一葉俄得一壯男子骸體魁碩道士細視有喜色乃即解衣與之合體相抱持對其口呵氣入其中良久道士氣漸微屍冉冉動俄而欠伸又開眼遂推道士於地蹶然而起立仍令童子執燭前導飄然而去　志怪錄

妖人王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亦數易名惟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輙盡累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衒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

惟瞻稍待之見其一篋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棄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其術蓋與王弼略相似後往北京遽攀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江浙京東諸郡二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以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官受其辱民受其擾幾致激變惟江陰諸大家以舊恨最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鎔銀爲元寶累二千餘錠凡江南之書畫器玩道釋像典之精絕者撿括殆盡二人者本無所識所在奉承之人反教其去取也復以妖

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賡抄不中實欲得賂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校官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擔至前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懼避驛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燄少息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過之不暇且爲諸生甚危惟巡撫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上遣邏卒往捕時大暑卒裸其體遍塗狗血復囊以狗皮以破其術至錦衣獄中三日斬於市函其首歷示所害之地萬姓稱快 寓圃雜記

都察院爲以男裝女魘魅行姦異常事該直隸真定府
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灣文水
東都軍籍李大剛侄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爲義男
成化元年訪得大同府山陰縣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裝
女隨處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姦宿一十八年冲要得傚
傚到大同南關住人王長家尋見谷才投拜爲師將眉
臉絞剃粧作婦人身首就彼學會女工相謝回家比有
本縣北家山任茂張虎谷城縣張端大馬站村王大喜
文水縣任昉孫成孫原前來見冲學會前情冲各各誓
盟散去成化三年三月內冲離家到今十月別無生理

專一在外圖姦經歷大同平陽太原眞定保定順德順
天河澗濟南東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共四十五府
州縣及鄉村鎮店七十八處設計假粧逃走乞飯婦人
先到旁住貧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傳說引進教
作女工遇晚同歇誑言作戲又或合成迷藥默念昏迷
呪使其女子手足不動口不能言或住三朝五日恐人
識出又行那移別處一向不曾事發成化十三年七月
十三日酉時分前到眞定府晉州地名聶村生員高宣
家詐稱是趙州民人張林妾爲夫打罵逃走前來投宿
比被覺察將冲捉送晉州審供前情是實參照本犯立

心異人有類十惡律無該載除將本犯并姦宿良家女
子姓名開單連人牢固押法司收問外乞勑法司將本
犯問擬重罪等因具奏奉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
欽遵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餘辜其所供任茂等俱
各習學前術四散姦淫欲將桑冲問擬死罪仍將各處
巡按御史挨拏任茂等解京一體問罪以警將來及前
項婦女俱被桑冲以術迷亂其姦非出本心又干礙人
衆亦合免其查究成化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掌院事
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等具題二十二日於奉天門
奏奉聖旨這厮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

奏任茂等七名務要上緊挨究得獲解來欽此 續巳編

南京華嚴寺僧遊食貴州聞此中夷俗有人能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為羊豕驢騾之類囓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宣慰土官法禁而不能絕人戒僧云臥時喜防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邊齅之僧念曰得非向人所云乎即運禪杖力擊其腰下一羊踣地遂復本形乃一躶體婦人執而縶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報其家家人齎來寺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爲僧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

執人生瘞問傍觀者云亦捉得變鬼人也說海

河南開封府有丹客之婦懷娠甚巨動躍間略似雙胎丹客語婦曰若生二男當名虎四虎五一日欲出天若雨狀謂妻曰晴歟可耶抑雨具去可耶妻未荅則腹中朗應無雨丹客驚問之曰虎四也言未竟又聞有應聲則曰虎五也自後凡有言無不驗一日謂丹客曰汝所爲竟煉不成必須爐如何置火如何候藥如何辨又曰如何如何乃毛也如何小點化如何大點化待吾母爲之可也丹客如言行之火然硫黃偶客至門室既不深廣而客又不行其婦與二兒俱曰黃氣逼人柰何柰何

至夜薰蒸死世今有小點化之術謂其傳也或者天怒其泄故欲滅其口耶然亦不知何怪

俞文豹吹劒錄凡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災故宋時有術士上丙午丁未龜鑑謂自秦昭襄五十二年迄五代凡二十一次其年皆不靖宋南渡丁未高宗渡江淳熙丁未高宗上仙獨淳祐丁未則無他異惟自夏迄冬不雨所在湖陂河井枯竭蓋丙午丁未在天之中丙丁屬火皆在丙午旺鄉五行中惟水火不宜旺旺則不可救藥非有與王盛德未易當也故大撓作甲子於丙午丁未爲天河水以水能制火也戊午己未爲天上火以

戊巳土蓋其上則火不能熾也他不暇引宋以丙午丁
未而无代之元以丙午丁未而我　太祖興焉故有丙
午丁未而天下或無大故者未有大故而不值丙午丁
未者也天行之數亦可畏哉李氏挺耀

劉氏鴻書卷九十六　終

第九十七卷

録異部 四

物異

卷九十七目録終

劉氏鴻書卷之九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録異部　四

物異

世間萬物無不生蟲木火土之中生蟲至多固其常也至於火中生蟲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爲火浣布而火南雞亦食火也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蟲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蟲也草

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疾病則拊其獸授之語語如白民所傳不知何語語已獸輙如野外啣一草歸搗汁服之即愈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悉驗古傳黃帝嘗百草非也故虞卿曰黃帝師藥獸而知醫 芸窗私志

顏淵子路共坐於夫子之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能言顏淵乃杖劍前斫其腰於是形化爲蛇即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不懼智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殷芸小說

陳倉秦穆公時人掘地得一物似猪羊形牽以獻公道逢二童子曰此媪也在地食人腦欲殺之先以柏木插首媪曰此童子曰陳寶得雄則王得雌則霸倉舍媪逐童子化爲雉入林中言於公公大獵得其雌化爲石置汧渭之間作陳寶祠 史記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班狐積年能爲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

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
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
三史探賾百家談老莊之奥區披風雅之絶旨包十聖
貫三才箴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
豈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延留留人防
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加善而矜不能柰何憎
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
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
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
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但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

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犬試我其能爲患乎華益怒曰此必眞妖也聞魑魅忌狗所别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復别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傳燕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來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

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班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搜神記

石季龍造大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巾惟冠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五代史

楊太真得水晶屏上刻美人形可二三寸妃以遺國忠置之樓上常偃息其下一日國忠獨卧屏上諸女悉下各通名曰當壚人也步蓮人也桃源人也拾翠人也竊香人也金屋人也解佩人也爲雲人也画眉人也吹簫

人也笑嬖人也許飛瓊也趙飛燕也金谷人也結綺臨
春人也國忠驚叱皆復歸屏自是不登樓未幾果敗楊妃
外傳

武德中曹惠爲江州參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長
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引手請
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怪曰輕素與輕紅是宣城
謝太守家備偶且日廬山神要索輕素等爲舞姬久矣
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爲飾之輕素笑曰此度
非論舞妓亦當爲彼夫人矣幽怪錄

唐末嶽中絳州一僧病噎不下食數年臨終命其徒曰

吾死後可開吾胸喉視有何物苦我如此及死其徒依命開視胸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有骨鱗安鉢中跳躍不已戲投諸味雖不見食皆化爲水又投諸毒物亦皆消化一僧方作藍澱因以少澱投之即怖懼奔走須臾化成水本草綱目

邢太尉孝揚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諸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内王瓊太尉宅纔爲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乆爲妖厲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内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倡言不可用邢患之

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爲信盍擇謹厚二婢子偕行庶可證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奧僻無不躡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怖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一妾亦深贊星廬之美始盡室徙之徙之日物恠即見家人聞幃間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謔褻無所間斷主蠱惑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遣招致爲作法考擊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眷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亦厭倦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人無

數今日何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拯拔之吾當爲主行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爲怨府亦上討也邢如其戒揭錢二百萬辦醮筵錸之夕置瓮架上羃以布悉召滯鬼集于中宋約邢親昇至前鼙力不能舉但覺瓮内索索如蟹行聲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寧 異聞總錄

元至正甲午乙未年龍泉縣人家有一雞二形一邊毛羽純雄一邊毛羽純雌既能雄鳴又解雌伏蓋氣之乖亂羽蟲之孽也次年青田山賊陷縣治 草木子

陝西九嵕山唐昭陵在焉醴泉民逐白兔失足墜道中

顛賸黑油缸十數皆啟鬬捩流注最下一缸中璇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爲逼之向兎在傍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揆燈人賜銀兎一個四視珠貝懷出路迷便舍之乃復有門及携兎出隧門隨閉續巳編

余里素無虎十數年偶有至者一宿信宿輙去未聞秋毫犯今二虎入地方匿余後山且旬日矣傷豚者再晝伏夜遊無去志或曰張何氏之網羅或曰挾伍氏之弩矢弟念二虎未肆毒亦不幸落此畜道余正躊躇會客過余曰豺狼當道子不難請之君以安天下虎豹在山子豈難請之神以靖里中余中慚弗德逡巡不敢任于

是退而擊牲焚香禱於土祗各神爲說以告之其畧曰人有人居虎有虎穴百里外崇山峻嶺人所不到可穴處者何限妖禽惡獸人所不禁可攖食者何限何故罹此危地耶余思人畏虎不殺虎不可虎畏人亦避人其可哉人不能喻虎而托喻于神虎不知聽人而求聽于神神其洋洋如在濯濯厥靈以余不欲殺虎之意以衆必欲殺虎之勢陰驅二虎逐即離山尋穴于崇山峻嶺尋食于妖禽惡獸令虎不傷人人不傷虎豈不亦一功德乎哉或虎奉天遣余及地方衆生果不忠不孝不仁不讓欺賤殘貪暴寡凌弱種種作孽罪在難赦者即攝

其魂魄擊以雷霆何施弗可而令虎驚良善反於罪人無所警也神爲地方保障世享報祈余姑待命三日倘不能以弗德之人致虎北渡豈無馮婦周處張網羅操努矢食其肉而寢處其皮虎將無辭于神乎時未方焚告而申之時已報虎掉尾去矣此亦何異於渡河而尚俟夫埋輪者耶嗚呼神哉朱吾弼驅虎說

劉氏鴻書卷九十七終